二十三日辛亥。朝陰晝熱。野鷄屯二十里午餐。永平府四十里宿。○野鷄屯。設簟屋演戱。一人金幞頭蟒龍衣。將兵之官。一人赤戰笠紅衣濶袖而侍立。褊裨也。亦有紅巾繡襖者。執月刀。或持高招旗紅戰笠黑戰笠者。各執赤棒竹箠。進退衛護。綽有可觀。此可見明朝將兵官之軍容也。○沿路告示有曰。皇上七月幸瀋陽。路傍田民。不可種靘。靘善聚蚊蠅。故禁之也。又有一榜。以爲皇上幸行時。沿路市肆及廟堂毁壞者多。俱各及期完治。以作觀瞻之地云。余歎曰。此二者。非王者之政也。今中原衣尙靑黑色。種靘爲民生之大利。假使衆民或恐蚊蠅之集御輦。沿路千餘里。相戒不種靘。在上者敦諭。使之種之。以安其業。如今勒令不種。是稗政也。市肆之殘弊。係於民貧。廟堂淫祠也。自然毁落。不足爲輕重於王政。如今使之修飭。取媚於皇帝。此州縣官之罪也。又有皇帝詔諭。大略以爲山西太原民白明璋。殺其胞弟明顯及姪二人。盡奪其父祖所傳之田財。此係綱常之大變。故卽時斬决。然只誅其身。則其所奪之田財。將爲其子之所有。幷其子誅之。殄滅遺種。告諭頑民。此亦非古之良法也。經曰。罰不及嗣。此與逆賊連坐子女之法有異。况此賊雖戕害其弟。罪止其身可也。至幷及其無罪之子女。則酷也。啓後來無窮之弊者。未必不由於此也。